

愛是生命的力量

2014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幼兒/國小/少年

教師本

故事文



第一課故事文

白髯牧師台灣情——甘為霖牧師的宣教之旅

本文摘錄自《新使者》第23期，1994年8月，夏文學

白髯牧師台灣情

在宣教師所留下的少數照片中，甘為霖牧師滿臉白髯與雙眼炯炯有神的照片，成了他的註冊商標，並且令人印象深刻。他與被稱為「黑髯番」的偕叡理牧師，一南一北，事功卓著，恰成有趣的對比。如今他這幅圖像仍高掛在澎湖馬公教會的甘為霖紀念館，以及台南啟聰學校的校長室，讓人永久地記念著。這位外貌與台灣人對比強烈的牧師之所以至今令人懷念，乃因他用一生關愛這片土地，為之犧牲、付出的台灣情所換得的。

甘為霖牧師是繼李庥牧師（Hugh Ritchie，1835—1879年）之後，於1871年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台灣的第二位具牧師身分的宣教師。他是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人，1841年4月誕生，年輕時期的求學生活也是在故鄉度過。他先在格拉斯哥完成大學教育，接著在自由神學院攻讀四年神學，之後即在國內展開傳道生涯，並受封立為牧師。

十九世紀，正當英國國勢鼎盛，又是當值西方教會所興起「宣教大世紀」的熱潮。有著探險家性格的甘牧師在他三十歲時，自願受派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他經過艱險的三個月海上航程，安抵打狗港（旗津），再轉往台南。此後，他幾乎把一生的歲月完全奉獻給這塊土地與人民，直到他七十六歲年老體弱時，才不得不告老還鄉，時間長達四十七年。在台時間之長，僅次於巴克禮牧師。

由於長時羈台，加上他勤奮工作，努力寫作，有關他的事蹟實在不易就一篇文章來全部囊括，因此本文僅著重於他的重要事蹟及影響，足以貫穿他的事工。

全方位的宣教家與出死入生的傳道旅程

充滿行動力與熱誠的甘牧師抵台不到一個月，各方面皆仍在適應期時，就由本地信徒陪同，步行前往臨近山區の木柵、柑仔林、崗仔林、拔馬（左鎮）等教會巡視一個星期之久。自此之後，他以台南為根據地，宣教的腳步遍及全台，性喜冒險的甘牧師尤其喜歡到福音未及之地。最膾炙人口的則是他的中部原住民部落之旅、離島澎湖的宣教和白水溪受難事件。

中部山地宣教與探險之旅

1872年10月14日，甘牧師與德馬太醫生從台灣府出發，由十八名大社及內社之信

徒陪同，前往中部山地巡迴教會。他們除了在大社及內社佈道並施洗會眾外，再由當地五十八名壯丁陪同保護下，歷經兩夜的露宿及艱難的翻山越嶺步行後（由台南到此共需步行九天），才來到埔里和愛蘭地區的烏牛欄及牛眠山佈道，並且曾嘗試與尚未開化的「生番」接觸。

半年後，他又再度前往，並看見烏牛欄已有新禮拜堂建立起來，1873年4月27日適逢禮拜日，附近三所教會已聚集了四五〇名信徒在大樹下參加盛大的禮拜。此次甘牧師停留了三個禮拜，其間並曾治好了原住民燕番族大頭目阿力的熱病，因而得以進入更深的山區訪視原住民。

也就在此次，甘牧師成為第一個歐美人士探勘水社湖（日月潭）者，甘牧師特別把這個籠罩著薄霧的美麗湖泊，取名為「干治士湖」（Lake Candidus），以記念這位於1633—1637年在台灣宣教的首位荷蘭籍宣教師。1873年9月，他又帶領打狗英國領事布洛克（T. L. Bullock）及美國密西根州博物館員史迪爾（J. B. Steere）重遊該湖，並前往埔里東方的生蕃地帶探險。由於當時此地的熟番與生番之間因交易問題引起了爭執，所以毫不知情的三人不只被拒進入，甚且受到六十名燕番包圍，幸好同行的史迪爾用機智展示純熟的槍法，射穿十二碼外的樹葉與樹幹，嚇退了包圍者，他們才有驚無險地脫困（1875年3月甘牧師曾三度往訪）。

在關心中部平埔社教會與埔里地區宣教之餘，甘牧師更在大社教會援助下，歷經三個月苦鬥（當地人的反對），才於1886年10月31日在彰化縣城西門，租屋創立教會，正式建立據點。而這最後能成功，還有賴一段歷史因緣。原來於1878年在恆春曾因一美國船隻藉船難之事故想要向中國政府要脅，幸賴當時恰在當地旅行而目睹事件經過的甘牧師仗義直言，而使恆春縣令免去被罷黜的命運。如今這位恆春縣令恰好升任彰化縣令，便藉此投桃報李，促使購地建屋案得以圓滿達成。

打開澎湖宣教之門，設立台灣第一個宣教區

甘牧師與高長伯（高俊明牧師之祖父，台灣教會第一批受洗者）於1886年4月，在前往彰化、大社一帶巡迴探訪教會之後，自東石港搭破舊的小型平底帆船前往馬公，經過三天的海上顛簸，才在6月6日晚上抵達馬公。翌晨登岸，即開始在本島及各小島傳教。為了更有效率，他們分開兩處同時傳福音，並且一度在馬公租屋，做為宣教之用。

不過在竭力工作一個月後，甘牧師卻不支病倒，不得不留下高長伯一人繼續孤軍奮鬥。他則搭清政府的小汽船，往廈門就醫，休養十天後，才痊癒返台。而素來身強體健的甘牧師之所以會病倒澎湖，固然是初夏的澎湖已是毒陽燒炙；加上當地不產稻米，甘牧

師入境隨俗，每天以當地的主食蕃薯簽飯果腹，其中更有貯存了十八個月發黴又長蟲的臭簽。這也反映出當時澎湖人生活艱困之一般，而甘牧師不畏環境之惡劣，勇往直前，更令人為之動容。

果然，身體的不適雖中斷了甘牧師繼續親自深入澎湖，不過他的遭遇卻隨著他的報告信，很快地在台灣本島的信徒之間傳開。南部的教會迴響極大，許多人大發熱心，倡議為離島宣教的永久性事工奉獻基金，並趁此鼓吹成立由本地人自辦的「澎湖宣道會」，中部的大社教會也群起響應。百多年來，澎湖成為台灣教會自身的宣教區，事工雖微小，意義卻不凡。由甘牧師鐵打的身體遇上臭蕃薯簽之苦的代價所換來，更值富裕的今日教會玩味。

白水溪遭難，生命交關

雖然甘牧師宣教足跡遍及蠻荒海隅，不過以台南為大本營的他，例行的教會巡訪，到處宣揚福音，仍以嘉南地帶之教會耕耘最久，牧養的程度也最深。除了漢人教會外，山區呈帶狀的平埔社教會也是他的重點，其中則以多災多難的白水溪教會為代表。

白水溪信徒的苦難源自於古稱店仔口之白河的土霸吳志高（吳阿墻）的惡勢力。這位連官府也禮讓三分的地方土霸，仗著協助清政府平亂有功，頂著官賜斗六都司的官銜，將店仔口到關仔嶺之地視同割據的化外之地，壟斷一切政經及宗教利益，作威作福之下，居民噤若寒蟬，形同俎上肉。

白水溪部落與鄰近的平埔聚落一樣，很早即有居民聽道入信，1874年甘牧師遂於此設教（另外據《教會歷史年譜》記載，則有1872年11月10日及1873年4月15日甘牧師與德醫生巡視白水溪教會之記錄）。由於入信者日眾，加上這些信徒不再捐出當時以碧雲寺、大仙寺為主的異教祭典費用，引起吳志高之不悅，於是其黨羽開始迫害這些信徒，甚至迫使大半意志不堅的信徒背教。自此，吳志高加諸於當地信徒的迫害即時有所聞。

而當吳聞知白水溪建堂之事，反應則更加強烈，用各種方法欲加以阻止，其黨羽燒燬信徒的茅屋，刺傷村中老婦，並且以教堂之興建破壞其四分之一哩外他小妾之墳墓風水為由，執意拆毀教堂。甘牧師據報，在1875年1月28日黃昏時，從頭社趕到白水溪，召集信徒在禮拜堂祈禱，安定他們恐慌的心。而就在半夜，吳志高聚集了四十多名下屬，持長槍與火把前來攻擊及搶劫教會。甘牧師在其著作《台灣佈教之成功》及《台灣素描》，皆對此有詳細之描寫：

半夜之後，我為喊聲所驚醒，我的臥室與會堂相連，會堂已經著火。從竹欄做的窗戶望出去，我看見一群凶暴的流氓放火焚燒會堂和我們住所的屋頂。這是吳志高的人又來行

凶了。他們手持長刀，黑色的臉，在教堂的火焰中影影幢幢，活像一群魔鬼。

我料想他們不敢攻擊外國人，所以想衝出門去，但是立刻被指向著我的長矛所逐回，在剎那之間，我用手中所抱的棉被保衛自己。不得已退回房間，站在床邊的時候，一支長矛飛過來，刺到胸口，距心臟只有一吋，另一矛刺中了我的大腿。

此刻房裡已充滿了煙，乾草舖的屋頂也已著火了，會堂全在火焰的包圍中。暴徒們舉著刀矛，等我逃出去。但出乎意料地，他們忽然向右邊退去，因為那時起了風，他們耐不住煙燄的薰炙。

我身上只有睡衣，就跳出門去，爬過了左邊的一個土崗，跌到了坡下的淺水溝中。我一半失了知覺，躺在那裡一兩分鐘的時間，因為寒冷，周身發抖。

——引自董顯光著，《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

甘牧師後來逃到一個山麓，藏匿了一夜。到天亮，一個本地傳道人找到他，給了他一條褲子，同他到嘉義縣，向縣官報案，並請求保護。縣官猶豫了一會兒之後，留他吃飯，並給他衣服，派兵丁護送他回台南。甘牧師損失了一切東西，包括英國格拉斯古教會送給他的一隻錶。後來「兒童基督教會」會長送他一隻新錶，以補償此次的損失。

關於白水溪的受難，甘牧師在其原著中敘述說他在絕望幾欲放棄的當時，哭咽祈禱上帝必與其同在，然後孤注一擲的往外衝出，而霎時的風向轉變，使他免於成為蜂窩。而對於此段驚險過程，當時白水溪的傳道標天才的回憶則有不同的描述：「偕甘牧師住宿白水溪禮拜堂宿舍，時過半夜，突有匪賊群各執武器，放火包圍教會，連喊：『紅毛蕃！今天要你命啦！』是時兩個人都驚慌失措，神不附體。好在甘牧師機智非凡，急將毛氈裹棉被，捲成一團，拋出禮拜堂外，讓罪徒們誤認為甘牧師本人逃出。匪徒們一時群集，向該棉被團爭相下手，以刀槍亂行打砍，二人乘機各自由禮拜堂圍籬的隙縫逃去。」

洪公祠設訓瞽堂，為盲胞開啟心眼

眾所皆知，南台灣的宣教從醫療傳道入手，而在宣教初期也確實有了一些成果。根據1873年的報告，當時南部已有二十二所禮拜堂，成人會員一千六百三十二名，禮拜出席平均人數約三千五百名。不過由於這些信徒多半來自下階層，既貧困又是文盲居多，於是在宣教第二階段，宣教師積極的從本地信徒教育著手。其中1876年台南神學院的前身首先成立；為了培育傳教者預備人才，而有1885年長榮中學、1887年長榮女中陸續創校。而在這些教育事工中，甘為霖牧師眼光獨到地在1891年，設立了台灣第一所盲人學校——訓瞽堂。

引起甘牧師關心盲人其來有自，在那個時代台灣盲人比例很高，甘牧師估計全台有一萬七千人之多。這可能源於衛生條件差引起的砂眼或其他病變、意外，甚至受暴徒傷害，其中又以台南地區為最多（當時盲人比例為百分之一，台南被稱為「世界第一盲人區」）。甘牧師看到這些眼盲卻好手好腳的人，只能以乞食或相命，不然就做些簡單的勞力工作度過餘生，心想如何幫助他們。

這件心事到了1884年夏天，他在岩前遇到一位前來問道理的盲胞溫旺時，催迫感更加強烈。原來溫旺即是因得罪前述之吳志高，而被其黨羽半路截擊，活生生將其眼珠挖去，溫旺表示至少有上百人遭此毒手，此事震撼了甘牧師的心。

於是甘牧師將之報導給家鄉的眾信徒及好友，其中也包含了最早完成盲人聖經的阿爾斯頓之女兒（同是格拉斯哥人）。另一方面，他開始收集盲人教育的材料，他先是利用廈門音淨凸活字，刊印了《廟祝問答》、《馬太福音》等四本盲人點字書。後來又發現改用布萊爾點字法（The Braille System，1837年由法人所設計），以減少書本的體積及費用。甘牧師心想，透過點字書，必能使這些盲人，尤其是年紀輕者，打開知識之門，並學得謀生的能力。而透過聖經的信息，更可大開他們的心靈之眼。

1887年甘牧師趁例假回國之便，一方面向祖國教會募款約五百英磅，同時積極籌刊盲人用浮凸版書。1889年返台後，即積極進行設校事宜。1891年這所盲校終於誕生了，那是向洪公祠（地點在今台南啟聰學校附近）租用五年所得，取名為「訓瞽堂」，而在盲校的老師則以北斗人林紅最受倚重。

此項盲人教育事工雖然在1897年因洪公祠租約到期而停辦。不過因此時台灣已歸日本統治，於是甘牧師遂藉1896年赴日度假時，特別進謁時任日本教育部長的前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促其接辦盲校。於是1897年新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即下令，在台南莊惠院設官立盲校，並起用任教長榮中學之秋山先生為校長。甘牧師的心願到此終於完成。

編著廈門音新字典，啟台人知識之門

在甘牧師留給台灣的諸多遺澤當中，影響最廣、啟迪最眾的，要算是以他具名編著，於1913年發行的《廈門音新字典》，一般俗稱《甘字典》。其中之所以有一個「新」字，乃是為與另一本杜嘉德牧師的巨著《廈門音大字典》區別之故。

這本字典發行後，對當時只有少數懂得漢字的台灣人來說，無疑地使他們的眼界為之一開。藉著易學的白話字，他們可以輕易地學習及查核漢字，使讀書識字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更可貴的是，這本字典能跨越時空，至今已超過了八十年，卻仍歷久不衰。教會公報社到今天已發行到第十五版以上，購買者上自學者下至市井小民，可真是台灣出版界的

奇蹟。除了台語的聖經、詩之外，《甘字典》作為公報社的鎮社之寶實不為過。我們相信，在台語研究蓬勃的今天，《甘字典》必能再創新的盛況。

《甘字典》如此歷久不彌新，普受歡迎，當然有其貨真價實的原因。除了它開風氣之先外，這本字典引用《康熙字典》編成，字數高達一萬五千字，超過當時通用之字典五倍多呢！雖然囿於字彙如此之眾，因此內文之解釋只能單行條列，不過卻精簡實用。直到今天，仍有老阿公為其愛孫取名時，慎重的翻閱字典，免得被草率的戶政人員把約翰寫成「育限」，約伯誤成「欲迫」，彼得誤成「比竹」呢！

不過若要稱頌甘牧師這本傳世之作，我們絕不能忽略兩位協助編纂的大功臣：林錦生先生與陳大鑼長老。林錦生於1907年開始協助甘牧師，起先是做文字之收集工作，當進行已達大半時，由於林先生考上台北的醫校，編務不得不中輟。幸好後繼的陳大鑼，英雄出少年，以年僅十七歲之稚齡，毅然扛下重擔，並在兩年之內竟其全功。根據相關記載，甘牧師對漢文之認識實在有限，因此林、陳二人的任務絕不止是打雜幫閒而已。當然這必無損於甘牧師為此字典催生的器識與魄力。

鑽研荷蘭據台史料，著作等身定位台灣

以傳福音領人歸主為職志的甘牧師，在當時有限的宣教人手裡，又要負擔中、南部台灣如此廣大幅員且只靠步行的教會巡迴任務，其工作分量之重不問可知。可是在這種情境中，甘牧師竟然完成了多部至今仍是台灣文化之寶藏的著作，實在令人驚嘆。我們除了相形汗顏之外，實在不得不敬佩他能心無旁騖，並且在強烈的使命感下，與時間競賽，為我們留下珍貴的史料。

細數甘牧師的著作，報刊論著、報導、短論不說，編著成冊的專書就有十數本之多（詳細書目，請參看賴永祥教授所編〈基督教台灣宣教史文獻〉，此文獻見於《長老教會百年史》之附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算是1889年出版的《台灣佈教之成功》（“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上下二卷，以及1903年出版的《荷蘭治下之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兩部了。

《台灣佈教之成功》上下冊共兩百七十頁，這是一部介紹自荷蘭首開台灣宣教之門後，歷代宣教事工極具分量之英文專著。甘牧師的另一部著作《台灣素描》（“Sketches From Formosa”）與本書有許多重複之處，原因乃《台灣素描》是專為其母國的青年們所認識台灣而寫的。《台灣佈教之成功》以兩百多頁詳述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宣教過程，其餘內容則是甘牧師個人在台灣宣教的自傳式記錄，更不用說它的史料價值之可貴了。

至於《荷蘭治下之台灣》則是甘牧師所編譯蒐集成冊的珍貴荷蘭治台時期的史料。其

內容概分三部分，加上卷末附錄。內容主要有：一、台灣總說；二、台灣佈教報告書彙集；三、中國之台灣征服。甘牧師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台灣荷據時期史料研究中無可替代的資料，這在台灣因主體性長期被忽略，而致史料極有限下，這部著作顯然更加彌足珍貴。

著作等身的甘牧師，在所有來台的宣教師中，除了另一位他的同鄉也是校友、在彰化地區與蘭大衛醫生協力宣教、有多部神學著作的梅監務牧師堪與比擬外，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這樣一位集歷史家、字典編纂家、成功的宣教家於一身的偉大人物，1915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onx College），頒給了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可說是實至名歸。

尤有進者，日本領台初期，甘牧師豐富的台灣史地知識，成為日本官員認識台灣最佳的講師，屢次受邀往台北發表演講，聽講者得付日幣一元，而甘牧師正好把這些錢捐給盲校做經費。為了表彰甘牧師的學術成就與事工，日本政府邀他加入相當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日本學會」會員，並且兩度以「勳五等雙光旭章」及「勳四等瑞寶章」褒揚他的貢獻，不讓巴克禮牧師專美於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牧師的著作裡，台灣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它的主體性清晰可辨。以今日來看，甘牧師先知性的眼光更值得吾人省思。

孑然一身歸故里，德澤永存福爾摩莎

甘牧師把一生歲月無怨無悔地奉獻給當時的瘴癘之島，1880年與他結婚的夫人及所生的一男二女，除男孩外，全家都參與了台灣的宣教。除了前述的種種病痛、苦難和迫害之外，由於工作的投入，甘牧師甚至一度患了腦神經衰弱，而不得不赴廈門做療養。

這位把家鄉房產，甚至全部生命貢獻給台灣的宣教師，直到他七十六歲已年老體衰了，才依依不捨地揮別這塊土地。返國前，他甚至孑然一身，連返鄉的旅費都有困難。可是一無所有的他卻欣慰地帶著全台盲人所合資贈送的銀竹筏禮物、日本總督的親自辭別，以及數不盡的感恩與祝福，於1917年2月21日乘日輪蘇州丸離台。四年半後，他安詳地在故鄉別世，時為1921年9月7日，享年八十歲。

參考資料

1. William Campell, 《台灣素描》(“Sketches From Formosa”),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2年。
2. 賴永祥, 《教會史話(一)》, 台南: 人光出版社, 1990年。
3. 黃武東、徐謙信編, 《歷史年譜》, 台南: 人光出版社, 1982年再版。
4. 楊士養, 《台灣信仰名人略傳(一)》, 台南: 台灣教會公報社, 1966年。
5. 劉克襄策畫, 《探險家在台灣》, 台北: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88年。
6. 林信堅, 〈台灣教會歷史資料館蒐集品簡介〉, 第20、22、23、25、33、34等篇, 見《1976年教會公報合訂本》。
7. 台灣教會報, 1921年12月號(441卷), 劉俊臣、高金聲、林燕臣之悼念文。
8. 董顯光, 《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 作者自印, 1962年。

甘為霖牧師小檔案

1841年4月	出生於英國蘇格蘭
1871年12月10日	抵達高雄
1872年10月14日	開始進入中部山地宣教
1880年	結婚
1886年4月	前進澎湖宣教
1875年1月28日	在白水溪險遭難
1891年	創辦「訓瞽堂」盲人學校
1913年	完成並發行《廈門音新字典》
1917年2月21日	返鄉
1921年9月7日	安息主懷
留下荷蘭治台歷史、本土著作數本, 造福台灣	

第二課故事文

英國乞丐？台灣保羅？——梅監務牧師小傳

本文出處：《新使者》第60期，2000年10月，鄭仰恩

梅監務牧師（Campbell Naismith Moody）是台灣教會史上最受忽略的一位宣教師和學者。他的宣教貢獻與學術成就和馬雅各、馬偕、巴克禮、甘為霖、蘭大衛等人比起來，可以說一點也不遜色。他之所以會受到忽略，是否因為他在宣教理念上主張以「佈道」（evangelism）為優先的福音模式，不同於醫療傳道、教育、社會服務——亦即宣教學上所謂的「現世化語言」（secularized language）——為主的「主流神學」所致，或有其他人為因素，不得而知。但是他對本地漢人信徒的特別注目，以及他將台灣教會史和初代教會史「平行觀照」的獨特論點，實在值得深思。

梅監務的家庭與求學過程

梅監務於1865年11月10日生於蘇格蘭拉納克郡（Lanarkshire）的波特威爾（Bothwell）。他的家稱為Benvue，因為能遠眺一片稱為Ben Lomond的美麗樹林而得名（他的祖父Andrew Moody曾任行政官員，素以為窮人爭取權益著名）。他的父親Robert是一基層律師事務所（Moody McClure and Hannay）的書記，他的母親Mary Ewing Naismith則是當地漢米爾頓（Hamilton）望族的成員。他有兩個姊姊Maggie和Mary，他的哥哥Robert Andrew和弟弟George Alexander則都繼承父親的行業。他的家族則帶有強烈的敬虔、簡樸、剛毅的「自由教會」（Free Church）傳統。

梅牧師從小就很害羞，但卻又展現出堅忍、特立獨行的性格。他分別在漢米爾頓和格拉斯哥（Glasgow）就讀小學和中學，成績優異。1880年他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文學院，時年十五歲。他最喜歡的科目是哲學和文學。據稱他即使在生病中也讀著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他於1884年完成文學碩士學位（M.A.），並得到古典學和哲學的榮譽獎。

1884年起他開始在自由教會學院（Free Church College）研讀神學。當時正處於美國奮興佈道家慕迪（D. L. Moody）和桑奇（I. D. Sankey）剛於1870年代在英倫三島掀起信仰熱潮的期間，這必然帶給當時仍年輕的神學生梅監務對「宣揚基督之使命」一個更深刻的體會。在學期間，教會歷史教授Lindsay和新約教授A. B. Bruce給予他最大的影響力，他也喜歡聽自然科學教授Henry Drummond的講學。1887年他因成績優異，獲得史蒂文生獎學金至德國訪問，並在波昂做短期進修。

1888年從自由教會學院畢業後，梅監務曾在Moffat、愛丁堡、Dumfriesshire等地負責

短期講壇。1890年起，他開始受聘在Glasgow附近的Gallowgate佈道所工作。1891年他曾和朋友一起去參加以奮興和宣教為主軸的喀斯維克大營會（Keswick Convention），受到很大的鼓舞，並產生海外宣教的念頭。1893年起，他到海外工作之心逐漸確定。由於蘇格蘭自由教會已經有過多的海外宣教師候選人，於是他向英國長老教會提出申請，受派到福爾摩莎。

在福爾摩莎的工作

1895年10月16日，梅牧師與同樣受派到台灣的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廉德烈牧師（A. B. Nielson）在倫敦參加為他們舉行的惜別儀式。然後，他們於10月22日由故鄉的火車站出發，百餘名送行者唱著〈願主保護咱後會有期〉。他們搭船於該年12月18日抵達台灣的安平港。

在預備前往宣教區的期間，他們先向漢學者林燕臣學習台語。由於先前在大社（Toa-Sia）從事醫療服務工作的盧嘉敏醫師（Gavin Russell）於1892年4月23日因感染傷寒不幸過世，梅牧師與蘭醫生的主要計畫是在中部地區繼續從事醫療和傳道的工作。然而，到底醫院的地點要設在大社、鹿港或彰化，無法即刻做決定。1896年春，三位英國宣教師都感染瘧疾，至小琉球養病。

自1896年11月起，梅牧師與蘭醫生就以新興且較繁榮的貿易、行政中心——彰化為主要工作據點，該地也可以說是當時僅次於台南的「副宣教中心」。他們也以例行性的醫療傳道模式來兼顧大社的工作，譬如他們就由1897年4月起在大社從事四個月的醫療宣教工作。此外，在蘭醫生忙於醫療工作的同時，梅牧師也毫不懈怠地在彰化、台中、大社、西螺、南投、埔里等地佈道。他慣用的佈道方法是敲鑼、吹喇叭，並大聲喝道：「上帝的兒子不見了！」1898年在訪問澎湖期間，他也和漢人傳道師林學恭（林赤馬）成為好朋友，後來更申請後者前來彰化成為同工。他也引領二林人楊福春信主，並一起開拓清水的工作。

1900年7月梅、蘭兩位宣教師在淡水拜會加拿大籍宣教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後，於7月14日起回英國度假。該年底梅牧師因健康關係（患瘧疾）向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提出申請，希望能更換至清國工作。經過討論，梅牧師被改派至擁有廣大華人社群的新加坡，並於1901年9月啟程前往該地工作。然而，梅牧師在新加坡過的並不快樂，持續為瘧疾所苦。他因為想念台灣友人和同工，認為「如果瘧疾一定會復發的話，他寧可在福爾摩莎發病！」於是，梅牧師於1902年8月9日再回台灣彰化工作，繼續開拓大社、豐原、埔里一帶的事工。1903年5至8月間，他也會同蘭醫生回大社進行例行的醫療傳道工

作。1904年起，梅牧師開始帶領台灣傳道者研讀哥林多書信，認為台灣的宣教處境與保羅所面對的異教世界有相近之處。

1906年秋天，梅、蘭兩位宣教師回英國度假。梅牧師於1907年著《異教徒的心》（“The Heathen Heart”），是他的宣教心得之作，受到極大的矚目。他也於1908年初與恩師之女瑪格麗特（Margaret Rintoul Findlay）結婚，並於該年3月偕同新婚夫人回彰化，受到熱烈歡迎。他們的新居因有十二根磚柱，故又名「十二使徒」。梅牧師以羅馬字寫作的《羅馬書注釋》也出版。梅師母來台後積極向林學恭牧師的女兒學台語，可惜在年底因感染嚴重肺病而必須於次年初至澳洲調養，梅牧師因此辭去台灣的工作。蘭醫生在日記中提到：「這是一個悲傷的離別，梅牧師深愛台灣人，台灣人也熱愛梅牧師……十二年前我們初抵彰化時，中部僅有四間教堂，經過梅牧師的努力耕耘，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座小教堂，梅牧師應該引以為榮。」

1909年2月梅牧師調至紐西蘭，並照顧夫人。此年中彰化教會重建，在工程費一萬二千元的總數中，梅牧師奉獻四千五百元，蘭醫生奉獻四千元。在旅居紐西蘭的這些年間，他分別又出版了《福爾摩莎的聖徒》（“The Saints of Formosa”，1912年）、《愛的恆久功效》（“Love’s Long Campaign”，1912年）、《東方與西方》（“The East and the West”，1913年）等書。

1914年底梅牧師夫婦又回到台灣彰化地區工作，受到盛大的歡迎。他也出版了羅馬字寫作的《佈道論》，確信使福音廣傳的方法是「福音性的露天佈道」。1915年4月他偕同梅師母前往日本有馬療養，但未見改善。梅師母於回台後在該年11月去世，夫婦相處只有八年。梅師母的葬禮由劉忠堅牧師（Duncan Macleod）主持，梅牧師本身領導樂隊，獨唱「天堂攏無苦難」，並舉行街頭佈道，彰化市民莫不嚙聲注視。1916年梅牧師患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因延誤醫治而致使肺部受感染。後經戴仁壽醫生（George Gushue-Taylor）悉心照料，並建議他返英國療養。

1918年9月梅牧師由英國返回台灣繼續工作，也曾於1919年夏季於淡水大屯山腰避暑，並向鄰近村落佈道。1920年梅牧師又出版了《早期改教者的心思》（“The Mind of the Early Converts”）一書，深獲好評。1921年夏季間他與彰化基督教醫院護士洪伯祺姑娘（Margaret Christian Arthur）結識，梅牧師並教導洪姑娘閱讀中文書籍。他們之間產生感情，並於該年11月29日於淡水完婚，由巴克禮牧師證婚。1922年底起，梅牧師受派至台南神學院接替宋忠堅牧師的教學工作，也出版了羅馬字印行的《古早的教會》（Ko-Cha e Kau-Hoe）一書。

1924年梅牧師因熱病一再發作而日漸衰弱，不得不於6月間離開福爾摩莎，回英國

療養。他原本希望不久能返回台灣，但事與願違，就此與台灣告別。回英國期間，他前後又出版了《耶穌的目的》（“The Purpose of Jesus”，1929年）、《國王的客人》（“The King's Guest”，1932年）、《為我們且在我們當中的基督》（“Christ for Us and in Us”，1935年）、《教會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the Church”，1938年）等書。1928年他也因所著《早期改教者的心思》一書，獲得母校格拉斯哥大學頒授神學博士（D.D.）學位，1931年更因健康關係得英國母會允准退休。

1940年2月28日，梅牧師在蘇格蘭的Lennoxtown安詳地過世，享年七十五歲。該年6月13日台中中會在彰化教會為他舉行追思禮拜。

梅監務牧師對台灣的貢獻

梅牧師對台灣的貢獻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梅牧師是忍渴耐餓、不辭勞苦的熱情傳道者

他粗衣布食，以蘇格蘭式的「沿村露天佈道」方法在當時的台中州（包括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拓展福音，中部地區一千一百個村落中大約有九百個村留下了梅牧師的腳跡。他克己待人，卻拼命出力奉獻，協助諸多教會的建堂工作。他也創設了鹿港、二水、柳原、溪湖、清水、大里、芳苑、豐原、草屯、員林、赤水、竹山、大肚、大城、田中、北投、二林等教會。現今中部地區的教會基礎可以說是蘭醫生和梅牧師所共同建立的，他們兩人也可以說是台灣教會史上最合作無間的宣教夥伴。

二、梅牧師是一位觀察敏銳、思考深刻的學者

他在宣教的過程中詳細觀察台灣漢人的宗教心理，特別探討他們對基督教信息的接納情形及理解程度。通過台灣漢人對基督教信仰傳統接受或拒絕、理解或誤解的過程，他分析並陳述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傳統宗教及文化的意涵。因此，他的作品所顯示的，其實正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在基督教信仰衝擊下的一個「大眾宗教」面貌。梅牧師發現台灣漢人對福音缺乏興趣，因為很少人認為自己是「犯大罪的人」，在宗教上是強烈的「現世主義者」。換言之，漢人信徒的信仰往往停留在「物質的低層次」，是「麵粉基督徒」（rice-Christian）。

三、梅牧師也是一位偉大的初代教會史家

他認為，因為台灣是宣教運動上的「處女地」（virgin soil），和基督教最初進入羅馬帝國時的情境非常相似，所以台灣宣教史和初代教會史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重合及互動

關係。梅牧師的結論是，台灣的基督徒和二十世紀歐洲的新教基督徒不能相比，而是應和「前尼西亞的羅馬帝國時期」的基督徒相比。他們在對福音的「接受」上雖然令人失望，同時他們的信仰熱誠及純潔生活往往和「主耶穌的恩典」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應記得初代教會的信徒也是如此。正如初代教會的信徒（甚至神學家）無法瞭解保羅所強調的「上帝的軟弱」以及耶穌是「義人為不義的人受苦」的道理，福音也成為被台灣信徒視為「愚拙」的「絆腳石」（哥林多前書一23）。

四、梅牧師是多才多藝、受人敬重的聖徒

他精於聖樂，寫了25A、45、46、217、266等聖詩，也組織樂隊。他極為博學，又有創造力，從小就發明許多科學性的新設計，也曾在台南神學院教授「自然地理學」、「初級天文學」等課程。他好學不倦，飽讀群書，臨死前還細細閱讀著馬丁·布柏的《我與你》。他待人謙恭有禮，一視同仁，言必稱「咱台灣人」，絕不勞煩別人。受其人格感化影響的人有林燕臣牧師、林學恭牧師、許敏長老、楊福春先生等人。

綜而言之，梅牧師是一位露天佈道家、歷史神學家、聖樂家、屬靈的聖徒。他的英國同工稱他為「英國乞丐」，他的台灣人同工稱他為「台灣的保羅」，筆者則認為他是台灣教會史上最有趣的人物！

參考資料

1. Peggy C. Moody, Campbell Moody, Missionary and Scholar, Typed manuscript.
2. William 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F. J. Parsons, 1910.
3. Campbell N. Moody, The Heathen Heart: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4. Campbell N. Moody, The Saints of Formosa: Life and Worship in a Chinese Church,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2.
5. Campbell N. Moody, The Mind of the Early Convert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20.
6.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London: PCE, 1947.
7. Majorie Landsborough, Dr. Lan, London: PCE, 1957.
8. 王梓超，〈梅監務牧師略傳〉，《蘭大衛紀念教會設教26週年紀念》。
9. 阮宗興編，《員林街記事》，彰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員林教會，1999年。

梅監務牧師小檔案

1865年11月10日	生於英國蘇格蘭
1888年	自由教會神學院畢業
1890年	心中萌生海外宣教異象
1895年12月18	與蘭大衛醫生抵達台灣安平港
1896年11月	以彰化為據點，在中台灣宣教
1901年9月	前往新加坡
1902年8月9日	重返台灣
1908年	結婚
1909年	因師母生病，調至紐西蘭
1914年	重返台灣
1915年	師母病逝
1916年	肺炎，返國治病
1918年9月	返台宣教
1921年	再婚，至台南神學院教書
1924年	因熱病返英國
1940年2月28日	病逝

出書年表

1907年	《異教徒的心》
1912年	“Love’s Long Campaign ; The Saints of Formosa”
1913年	“The East and the West”
1920年	《早期改教者的心思》
1922年	《古早的教會》
1929年	《耶穌的目的》
1932年	《國王的客人》
1935年	《為我們且在我們當中的基督、教會的童年》

第三課故事文

關鍵的行動力——陳翠玉的故事

陳翠玉，於1917年2月9日生於彰化市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從彰化高女畢業後曾教學一年，此時的她尚未確定未來的職業和人生方向。暑假期間，她到廈門造訪叔叔兼打工時，看到那裡到處都是垃圾、沒人處理骯髒，直覺這種生活環境一定會損害居民的健康。這時的她，產生一股強烈的同情心，腦海裡也開始盤算應該要如何改善環境衛生，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促進他們的健康，於是她把自己的理念與抱負告訴教會的牧師，見多識廣的牧師告訴她，這就叫做「公共衛生」，並向她介紹日本有一間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有教授這門科目，於是陳翠玉在牧師協助下，前往日本東京留學，專修公共衛生護理和助產士。

陳翠玉1941年從聖路加女子專門學校畢業後，放棄日本提供優厚的待遇，選擇回到家鄉，任職於台灣總督府技正，擔任台北保健館護理部的主任，在這段期間，創辦了公共衛生護士養成所，並開始籌備一連串有系統的教育計畫。在1947年時，陳翠玉是第一位獲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出國深造的學生，在1948年時順利取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護理教育學士學位，是第一位台灣人獲得這個學位的護士。

陳翠玉在1949年6月就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開始設計護理與醫療現代化的改革藍圖，她用西方護理教育訓練的經驗，大刀闊斧地革新了台大醫院的護理制度，提升護士的地位，也成為日後台灣護理界的典範。當她把台大醫院整頓到一個階段後，她認為要提升護士素質及解決護理人才短缺問題，乃提出設立台大護校的構想，於是在當時台大校長傅斯年的支持下，在1950年創辦台大護校。陳翠玉在擔任創校校長時，相當注重身教，強調惟有維持自己的健康身體，才能提供高品質的護理。在畢業典禮上，她親手為畢業生別上畢業紀念章，這外緣圓形的紀念章裡面有五角星形，每一星角代表身體的一部分，分別是每個人的心、手、腦、腰和膝蓋。隨時提醒畢業生，要以慈悲的愛心、手腦並用，在造福病人的同時，也要堅守彎膝蓋、不彎腰的原則，預防腰部受傷，必須時時注意保護自己的工作安全。

陳翠玉為了要辦出具國際水準的護理系，於是再度出國進修，於1955年取得護理行政碩士學位，但就在她出國期間，代理校長將校務交由軍訓教官全權處理，以致校務開始脫軌。雖然陳翠玉在教官干擾及恐嚇下，並不怕威權，仍然堅守原則，繼續積極推動護理行政改革，但在1956年時，卻被教官集結的一群貪官污吏，誣告她「貪污、瀆職」。雖然陳翠玉被法院下令免職軟禁，卻引起許多任職聯合國的友人全力援助，經過三年的訴訟，最終獲判無罪。

陳翠玉經過白色恐怖事件後，決定與國民黨政權劃清界線，後來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中南美洲護理顧問長達十八年，但為要遵守聯合國規章，所以未曾參加台灣人在海外的任何社團活動。直到1980年退休後，才開始公開參與海外台灣人的社團活動，並在1986年，於美國紐約曼哈頓成立「促進民主台灣婦女運動」（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簡稱WMDIT，亦為「穩得」），主要目標包括：

喚醒追求民主體制的決心。

加強台灣人的自尊和自信。

提高台灣人對鄉土、歷史和文化的認同。

鼓勵台灣婦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幫助婦女發揮特殊才能的機會。

聯合世界友人的力量，促進台灣全面民主化。

1987年，陳翠玉為將「穩得」的理念帶回台灣，在台的時間，雖然被特務監視，也被警告、威脅，仍勇敢到處演講，但在辦理出境手續時，原本返台簽證卻被取消了。就在1988年，陳翠玉為了要參加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被國民黨刁難，拒絕給予返台簽證，致使陳翠玉決定以重新申請一本新的美國護照的方式來突破黑名單的控制。陳翠玉在踏上返鄉的路途中，遭遇到許多波折，一路上困難重重，更在抵達新加坡時，病倒在旅館，但在繞了半個地球後，陳翠玉終於在新加坡獲得可返台的簽證。

然而，陳翠玉回台後，因過度奔波、勞累困頓，驅車直駛至台大醫院急診處，但因身體已不堪負荷，於當年8月20日病逝。這位不平凡的教育家，以勇敢堅忍的態度，走完了一生坎坷的路途，以不懼艱苦地熱情替台灣人背起了十字架，完成上帝給她的使命。

陳翠玉名言：

「我出世時是日本人，現時是美國人，但我永遠是台灣人。」

「我無識政治，只是行正義。」

「我一生無曾欠過人錢，也無曾欠過人情債。為社會、國家與世界人類所服務的代誌攞做真夠額，什麼時陣應該轉去，我攞會含笑離去。」

「我不是政治家，不懂政治，我是教育家，只談正義，不談政治。」

（本文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jw!V11XvvaZGB5pBBrk.Uk-/article?mid=477&l=d&fid=5>）

第四課故事文

扭轉一切——倚靠上帝扭轉戰局的記號，萊登大學

十六世紀的歐洲，是由羅馬教廷控制各國的政治勢力與宗教信仰；教廷也因為掌握政治宗教資源，內部開始走向墮落。其中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教廷公然販賣「贖罪券」。教廷神父告訴信徒，只要購買贖罪券，罪就可以得赦免，直接進入天國。很多信徒信以為真，拿出積蓄來購買贖罪券，不過當時有一位神學教授，名叫馬丁路德，他勇敢地告訴信徒：「贖罪券沒有用！贖罪券不能讓人進天國！一個人要進天國，要靠上帝的救恩，不是贖罪券！」

馬丁路德的舉動及言論，雖被指控為嚴重侮辱羅馬教廷，但是馬丁路德的主張，讓歐洲許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上帝救恩的意義，決定支持馬丁路德所發起的宗教改革。這些人所信的被稱為「新教」。新教主張人可以直接跟上帝禱告、祈求並認罪，不需要透過羅馬教廷，也因為這個原因，信仰新教的人得罪了羅馬教廷，教廷遂展開一連串對信仰新教國家的迫害。

當時稱霸歐洲的國家是西班牙，凡是西班牙的領土，都被要求要服從羅馬教廷，荷蘭就是其中之一。當時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荷蘭的經濟、文化與政治。他強迫荷蘭人繳納加倍的稅金，不准他們慶祝自己國家的傳統節日，甚至要求荷蘭的政府官員直接聽從他的命令，向他報告。此外，為了禁止荷蘭人改信新教，腓力二世更迫害新教徒，下令西班牙官員，若是發現新教徒，要把他們全部都殺了。就這樣，荷蘭有好幾千人，因為信仰新教被殺害！

但西班牙國王的高壓統治，反而揭開了荷蘭人脫離西班牙、脫離羅馬教廷的獨立戰爭序幕。可是，現實的狀況是，荷蘭人又弱又窮，根本就像乞丐一樣，不是西班牙貴族的對手！弱小的荷蘭想跟強大的西班牙對抗，在當時看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荷蘭人雖然知道自己不是西班牙的對手，可是他們不想就此投降。因此，荷蘭人不斷地發動更多有計畫、有組織性的抗爭，甚至高喊：「乞丐萬歲！荷蘭乞丐萬歲！」就這樣，荷蘭人對西班牙人的怒火在各地不斷地延燒開來，響應抗爭及宗教改革的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更擴及到海上。由荷蘭水手、漁夫和碼頭工人組成的「海上乞丐游擊隊」，開始對西班牙艦隊發動攻擊。這些乞丐游擊隊的船很小，很輕便、靈活，是裝備有槍砲的輕便小船；西班牙的戰艦雖然強大，但是機動性不如游擊隊的小船，可以從四面八方出奇不意地攻擊，讓巨大的艦隊招架不住。戰艦即使使用砲火回擊，小船也因船身

小，戰艦上的砲火不易瞄準，反而造成西班牙的軍火成本大幅升高。於是乎，連續不斷地海上游擊戰，西班牙的軍事實力漸漸瓦解，西班牙沿海防線終於被荷蘭乞丐游擊隊攻下了一個缺口。

此時，西班牙國王發現情況不妙，緊急向羅馬教廷報告跟求援。羅馬教廷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決定給荷蘭人一點教訓。因此，羅馬教廷下令，召集最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攻下荷蘭沿海最重要的城市——「萊登市」。羅馬教廷跟西班牙國王相信，攻下萊登市之後就能擊潰荷蘭臭乞丐！

果然，實力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很快地就包圍了萊登市。萊登市民面對羅馬教廷跟西班牙如此強硬又強盛的軍事實力，實在是又擔心、又害怕。患難跟懼怕的感覺，強烈地籠罩這些手無寸鐵，甚至連日用飲食都已經匱乏的萊登市民。但是，人的盡頭是上帝的起頭。即使面對看似不可能打贏，毫無翻身機會的戰爭，萊登市民選擇倚靠上帝，用禱告祈求上帝的帶領：「親愛的上帝，我們荷蘭人自從脫離羅馬教廷改信新教，羅馬教廷就不斷地威脅迫害我們。今天教廷甚至派出了最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要來攻打我們萊登市。我們沒有武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帝彰顯奇妙的作為，賜予奇妙的力量，讓我們親身經歷到上帝的帶領，弱小也能戰勝強大的奇蹟吧。阿們！」就在此時，天空開始下起雨來，而且越來越大。

連日不斷地大雨，依然下個不停。萊登市民一邊祈求上帝的憐憫與帶領，一邊還是很擔心，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因為耐不住飢餓去找市長陳情。不過，萊登市的市長是一個非常勇敢，堅持到底的人。他鼓勵萊登市民一定要持續禱告，抵抗到最後。市長說：「敬愛的萊登市民，自從我們被西班牙無敵艦隊包圍後，再加上連日的大雨，我知道大家已經精疲力竭了，甚至連吃的東西都快沒有了。但是我懇求大家，一定要堅持到底，持續的禱告，我相信慈悲憐憫的上帝會為我們開路的。如果真的有肚子餓到受不了，就把我殺了，用我的肉來充饑吧！」萊登市民在市長的鼓舞下，決定堅持下去。雖然眼前有患難跟懼怕，但大家相信，只要堅持到底，倚靠上帝的大能，最後一定會勝利的！

大雨持續地下著，不知不覺已經到月圓潮水大漲的時候，萊登市民跟作戰指揮官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人民的生活已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就在看似準備投降之際，指揮官突然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妙招——「水淹西班牙超級艦隊大作戰」。首先，指揮官下令把萊登市民疏散到高地去。接著，命令萊登軍隊到堤防旁邊就定位。就在指揮官一聲令下時，萊登軍隊掘開十六處海堤，引海水入城。高漲的海水衝入堤防，瞬間淹沒了萊登城。萊登市民因早已疏散到高地，順利逃過被大水淹沒的命運，但是成群的西班牙軍隊則因此被大水擊潰，元氣大傷。透過不斷地禱告，萊登市民親身經歷到上帝的帶領，以弱小戰勝

強大的奇蹟！

萊登市民非常感謝上帝，因為在上帝的帶領下，這群手無寸鐵，讓人看不起的荷蘭乞丐，居然能打贏武力強大的西班牙艦隊。從現在開始，荷蘭人不用再受西班牙或是羅馬教廷的控制，可以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在萊登之役獲得勝利後，荷蘭國王十分欽佩萊登市民勇敢並堅持到底的精神，因此想用減免稅金的方式，來表達對萊登市民的感謝。可是萊登市民雖然感激國王的好意，卻婉拒了這個建議。萊登市民表示，他們願意為了國家的發展繼續繳稅，但是他們請求政府為萊登市設立一所大學，好讓更多人受教育，造福更多的人。

荷蘭國王欣然同意，下令務必使這座大學成為一所最好的大學，作為上帝帶領萊登市民——以弱小戰勝強大——扭轉戰局的記號。這所大學就是現在在歐洲非常知名，人文科學研究首屈一指的萊登大學，許多名人如邱吉爾和皇室成員都是從這裡畢業的。也因為這所大學，奠定了萊登市成為現今荷蘭最人文薈萃的城市。

聖經上說：「至高的上主啊，你以自己的大能大力創造天地；在你，沒有做不到的事。」萊登市的市民在患難與懼怕臨到時，他們選擇倚靠上帝，縱然面對的困境是如此之險峻，從人的眼光與角度來看，認為這毫無翻身的機會；但是大能上帝之手沒有不可能之事，有上帝的同在，將會扭轉一切，讓一切不可能變為可能！因此面對懼怕時，不應該懷疑或躲避，應該學習倚靠上帝，大能上帝將會賜予奇妙的力量，讓我們經歷到一切都被上帝扭轉的奇蹟。

第五課故事文

用愛接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融合新住民的家庭越來越多，今天就以「用愛接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小小故事，我們學習與新住民間的尊重與接納。藉由了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故事，讓小朋友了解，如何在不同種族與膚色的文化中，懂得用愛接納新住民，心底尊重新台灣人，這樣的小小努力與改變，從我們開始做起，讓台灣的未來是一個充滿愛與包容的國家。

在台北市萬順里的泰好吃泰式小館，新住民老闆娘阿好正在忙著幫客人點餐，她的小孩阿福在餐廳裡低頭寫功課。有兩位客人，在看菜單準備點菜。

阿好：「你好，歡迎光臨唷。客人，今天要點些什麼？」

客人：「月亮蝦餅、青木瓜絲、涼拌大薄片，啊～對了，再來一份泰式檸檬魚。」

阿好：「好～好，馬上來。阿福，先不要做功課了，快來幫媽媽把菜單拿到廚房。」

阿福：「好，我拿去廚房。」

阿福起身拿菜單到廚房後，立刻回頭繼續寫作業。萬順里里長伯帶著孫子欣欣，正準備進餐廳用餐。

里長伯：「老闆娘，你好呀。」

阿好：「你好，好開心看到里長伯呀，今天你帶孫女來吃飯。來，你們坐這一桌，馬上幫你們點菜唷。」

欣欣發現到餐廳角落，有一男孩低頭寫作業。

欣欣：「阿公，坐在餐廳角落寫功課的那個小孩，是我們班的同學～阿福耶，我去跟他打招呼。」

里長伯：「好呀，快去快去。」

欣欣：「阿福、阿福，你怎麼在這裡寫功課呢？你是老闆娘的兒子嗎？」

阿福：「對呀，所以我放學後就要到餐廳來幫忙，要利用時間寫回家功課才行。」

欣欣：「你在算數學功課嗎？阿福好厲害，這次的數學月考是全班第一名耶，我以後有數學的問題，可不可以請阿福教教我？」

阿福害羞搔頭，「好呀，只要是我會的，我一定會教欣欣。可是我國語很不好，有國語課本裡不懂的問題，也可以麻煩欣欣教我嗎？」

欣欣：「這有什麼問題呢？那我們說好了唷，功課上互相幫忙，一言為定唷。」欣欣

伸手指頭要與阿福打勾勾約定，阿福很害羞的與欣欣勾勾手約定。這時，餐廳門口經過一對母子，小男孩小強往餐廳裡一看，大笑大叫著：「哈哈，泰勾鬼就是你，沒有人要理你。」

阿福聽到小強在餐廳門口大叫，難過的低頭不語。

欣欣：「小強，你很沒有禮貌耶，你進來跟阿福道歉，不然我明天到學校要報告老師。」

小強：「我才不要道歉，阿福的臉本來就長得黃黃又髒兮兮呀，還有呀，聽他講話都講不清楚，腔調也怪怪的，反正，他跟我們就是不同國的啦，誰要跟他道歉。」

欣欣：「你真的太過分了，我現在要帶你去學校報告老師。」

里長伯聽到小強與欣欣的對話後，將三位小朋友聚在一起，找一張桌子坐下。

里長伯：「小強，里長阿公問你一個問題唷，黑色和白色的氣球，哪個不會飛呢？」

小強：「拜託，氣球只要灌飽飽的氫氣，白色或是黑色都會飛起來呀，跟顏色哪有什麼關係，里長阿公老了，腦袋不清楚了啦。」

里長伯：「對對對，小強說得好極了，氣球會不會飛，跟顏色一點關係都沒有嘛。現在呢，里長阿公要跟你們說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名叫馬丁·路德·金恩的故事，耳朵掏乾淨，準備好要聽『里長伯講古』了嗎？」

小朋友們：「準備好了。」

里長阿公開始講起馬丁·路德·金恩的成長陰影，他1929年1月15日出生於美國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父親是一位牧師，縱使馬丁的家庭總是充滿愛與和樂，但是，在那個年代裡，黑人與白人間種族的不平等，在馬丁成長過程中留下抹不去的陰影，這樣人權不平等與黑人不受尊重的世代，也奠定了馬丁·路德·金恩在未來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為非裔美國人追求平等人權世界，成為美國史上最著名的黑人領袖。

在馬丁·路德·金恩還小的時候，有一次，他的爸爸要帶馬丁去買鞋子，皮鞋店老闆看到兩位黑人站在門口，臉色一沉。

馬丁父親：「老闆，聽說你們這家白帥帥皮鞋店的白皮鞋，好看又耐穿，穿十年都不會變黑，所以，今天特別帶孩子來這裡買白皮鞋。」

老闆：「你們幹什麼要買白皮鞋？你們買得起嗎？這白帥帥的顏色又不適合你們黑烏烏的膚色，走走走，別妨礙我做生意啦。」

目睹一切的馬丁低聲哭泣，小聲的問爸爸：「為什麼老闆要趕我們走？為什麼我們黑人不能穿白皮鞋？這鞋子顏色跟我們膚色有什麼關係？」

馬丁父親心平氣和的對老闆說：「我是一位牧師，你要牢牢記住，神愛世人，在天父的世界裡，我們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你的這番話是相當沒有禮貌又無禮野蠻的。」可是老闆仍然蠻橫的回答：「走走走，我們白人才不跟你們這些黑鬼講這麼多話，出去，不然我要報警了。」

馬丁與父親踏出皮鞋店，馬丁父親蹲低安慰馬丁。

馬丁父親：「馬丁，聽爸爸說，雖然南北戰爭後，林肯總統宣布廢除黑奴制度，直到現在，我們早已經不是奴隸了，但長久以來深植美國白人的奴隸與種族歧視問題，仍舊無法解決，爸爸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透過你們去改變，創造一個真正讓黑人有平等與受尊敬的國家。」

里長阿公故事說到這裡，孩子們的臉上滿是憤怒的表情。

阿福：「里長阿公，所以，馬丁跟他的爸爸，就這樣被皮鞋店老闆趕出去了唷？」

里長伯：「是啊，連白帥帥白皮鞋都沒買到就被趕走了。」

小強：「真的很過份耶，我要是馬丁的話，我就給老闆一個飛踢，再加上一個右鉤拳，讓他知道我的厲害。」

欣欣：「小強，如果用拳腳暴力解決歧視暴力的話，那馬丁不就跟那位白帥帥鞋店老闆一樣蠻橫無理了。」

小強愧疚的說：「也是耶。」

里長伯：「欣欣說得很對唷。因為馬丁所面臨到的種族歧視問題，讓他小小的心中開始有個夢想，那個夢想就是不管是白皮膚或是黑皮膚的人，享受人權平等，各種族間彼此接納、而且可以和平共處。」

故事再回到金恩博士的年代，里長要繼續談金恩博士發起的罷乘運動與〈我有一個夢〉演說。十九世紀的美國阿拉巴馬州，任何公共設施都採取「分離且平等」的措施，因此連公共汽車也區分為白人座位與黑人座位。在1955年12月1日，有位名叫羅莎·帕可斯的黑人婦女拒絕讓白人座位給白人，因此違反種族隔離的法令而遭到警察逮捕。金恩博士發起「罷乘運動」，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引領大家邁向無隔離、無歧視的世界。這個運動集結了五萬五千位黑人，拒絕搭乘公車，以和平方式宣告「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不給公車公司經濟上的支持」。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聯邦地區法庭確定，阿拉巴馬州公車種族隔離制度是違背憲法，公共運輸的種族隔離制度解除。

1963年，馬丁·路德·金恩為了爭取黑人的平等自由權與工作機會，協助組織華府大遊行，於1963年8月23日發表舉世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這個演說內容促使了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了「民權法案」，宣布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為非法的政策。

畫面再回到泰好吃泰式小館這一群認真聆聽故事的小孩們。

里長伯：「你們知道嗎？因為馬丁·路德·金恩用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方式，一步步帶領美國黑人走向更自由平等的世界，各種膚色不分彼此地接納與包容，他為黑人人權的努力，讓馬丁·路德·金恩在1964年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

阿福：「好厲害唷。」

里長伯：「是呀。雖然說，在美國，種族問題還未完全的解決，可是你們看，現在美國也有黑人總統歐巴馬了，可見馬丁·路德·金恩在當時立志的人權平等夢想，白人與黑人間的彼此接納尊重，今日已經美夢成真。」

欣欣：「我也要向馬丁·路德·金恩看齊，用自己的力量去關懷與接納在台灣的新住民，因為，我好希望台灣人或是新台灣人，都可以相處融洽唷。」

小強：「我……我。我覺得很羞愧，我一直欺負阿福，還常常笑他，所以，我……我。」

欣欣：「小強，如果你想跟阿福道歉的話，就大方的說『對不起』就好啦，吞吞吐吐的，一點都不像小強耶。」

小強：「阿福，請你原諒我，我不應該欺負你，事實上，我好希望你可以教我數學唷，上次月考，我的數學是抱一顆大大的鴨蛋，考零分，我好想跟你們一起寫數學作業。」

阿福：「沒關係，我原諒你了唷。一起寫數學作業，當然沒問題呀，那你們也要教我國語唷，我們互相幫忙與學習，一起更進步，好不好？」

小強：「那打勾勾，我們一言為定。」

欣欣：「還有我，還有我唷。」

三個小孩一起手勾手約定。里長伯偷偷的、正低頭吃月亮蝦餅。

欣欣到處張望找他阿公，「我阿公跑去哪裡了？」

阿福指著餐廳角落：「欣欣，你阿公在那裡啦。」

欣欣：「阿公，你怎麼先跑來吃月亮蝦餅啦？」

里長伯：「你們在勾勾手約定，我就先跑來吃我的月亮蝦餅啊。故事說太久了，肚子都餓扁了啦。」

欣欣：「哈哈，阿公先偷跑來享受。小強，阿福，快點呀，我們一起來開動吧。」

小強與阿福：「歐耶，我們來吃啦。等等我們呀。」

台灣是一個多種族融合的移民社會國家，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文化的新住民，在台灣這塊小小的土地上，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台灣人本性熱情善良，我們學習

用愛與關懷，讓新住民在台灣也能擁有生活的權利與機會，藉由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故事，讓小朋友學習到，只有台灣人與新台灣人的相互協助，給他們關懷、平等與尊重，用愛接納新住民，我們都是一家人，台灣就是一個理想的美好國家。

第六課故事文

我們都是一家人

八月中的南台灣，晴朗的天空沒有半片雲，火熱的太陽照在結實纍纍的柚子園，園子內的李阿公，頭上戴著一頂帽子，脖子上披著毛巾，邊哼著歌，邊巡視園內每棵柚子樹。阿公每天都會來柚子園，拍拍樹幹、摸摸葉子，跟柚子們聊聊天。這些在李阿公愛心照顧下的柚子，各個果肉甜嫩多汁、香氣獨特。

今天的氣溫創新高，攝氏三十八點九度，烈日下的阿公仍然心情大好，畢竟，看著辛苦大半年照顧的柚子，即將得到豐盛的收成，心情相當滿足。

與阿公喜樂表情完全相反的，是正坐在柚子園旁的王大同。王大同今年十三歲，讀大樹國中七年級，他臉上一股怒氣，任何人這時過去跟他說話，肯定會被他的怒火燒焦。

阿公撫摸著金黃色的柚子，情不自禁的說：

「嗯～你們這麼漂亮，一定人見人愛。」

「如果能有個好價錢，把你們賣光光後，我的乖孫，下學期開學的讀書錢就免煩惱了！」阿公望著眼前的柚子，想著即將到來的大豐收，心裡愈想愈高興，身體不由自主的扭動起來，邊揮擺著手臂，兩隻腳踩踏、踩踏，豪邁的哈哈哈哈哈笑起來。一旁的王大同，那張憤怒的臉，立刻變成驚嚇不已的表情，想說自己遇到瘋子了，嚇得連滾帶爬跑離柚子園遠遠的。

王大同一面走，一面回頭，看看這個怪老頭有沒有跟上來。突然，他聽到「嘿！」的一聲，一回頭，就直接撞上一個人，定神看，原來是班上的同學李小華。

李小華：「怎麼啦，王大同？慌慌張張的，被狗追啊？」

王大同：「比狗恐怖啦，一個老阿公，自言自語，突然，又開始狂笑，然後，又跳起舞。」

李小華：「你跑到這邊來做什麼？」

王大同：「離我爸爸媽媽遠一點。他們啊，有夠愛唸。今天星期六，也不讓我輕鬆一下，我上學已經夠辛苦了，放暑假就是要自由自在，可是我爸媽還是什麼都要唸，睡到十點就一直叫『該起來了……該起來了……』，打個電動又要在旁邊說『玩太久了，不要整天只會玩電動』。所以，我跟他們說要去圖書館看書，趕快溜出來。我決定晃到晚上吃飯時間再回去。」

兩人正聊著的時候，李小華的教會朋友，真真和阿吉走過來。李小華介紹王大同和真真、阿吉認識。雙方聊了一會兒，真真就開始催促小華：「小華，我們該走了。時間快到了。」

王大同：「你們要去哪裡啊？」

李小華：「兩點到四點半，有一些小學生會到教會來複習功課，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都會待在教會，教他們功課，順便整理、打掃禮拜堂。」

阿吉：「王大同，如果你沒事，就跟我們一起去教會，今天也來當老師吧。」

王大同：「聽起來不錯，走吧！」

教會的大桌子旁，圍著六個小朋友，一個埋頭寫作業；一個在小華的監督下，訂正錯字連篇的國文習作；一個對著王大同背九九乘法表；兩個用紙球丟來丟去；另一個笑嘻嘻地在看紙球大戰。

王大同耐著性子，要小朋友背九九乘法表給他聽。

小朋友：「四一得四，四二得八，四三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四六……四六……二十八……」

王大同：「不對！已經背這麼多遍了，怎麼還記不起來，四六二十四！再背一遍！」

小朋友：「四一得四，四二得八，四三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四六……四六……四六……二十八……」

王大同：「不對！不對！你有沒有認真背啊？」

這時，一顆大紙球砸到王大同頭上，王大同轉身，對丟紙球的小朋友大吼一聲：「認真寫功課！不要玩！一直玩，一直玩，你們如果專心一點，現在早就做完功課，為什麼不好好做，要玩等功課做好再玩！」

小朋友：「你好愛唸喔，跟我爸爸媽媽一樣，唸個不停。」

李小華看王大同快招架不住，走到調皮的小朋友身邊，要求小朋友聽話，專心做功課。終於，所有小朋友都安靜下來做功課，李小華和王大同坐在一旁盯著他們，邊閒聊。

王大同：「竟然說我很愛唸，拜託，他們如果乖一點，我才懶得唸哩。不過他說的對，天底下的爸爸媽媽都很愛唸。李小華，你爸爸媽媽也很愛唸你嗎？」

李小華：「……嗯……我三歲的時候，爸爸就過世了，媽媽沒有跟我住在一起。」

王大同覺得自己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有點尷尬，不知怎麼接話，倒是李小華笑笑地繼續說：「我家的情況跟大家差不多啦，我和阿公阿嬤住在一起，他們也會跟我說『快去做功課！』，『不要穿這麼少衣服，會感冒！』，反正，你爸爸媽媽會唸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嬤十之八九也會唸。」

王大同：「你家就只有你和阿公阿嬤喔？你有沒有兄弟姊妹？」

李小華：「家裡就我一個孩子，不過，我以前也跟這些小朋友一樣，常常到教會來，我和牧師家的兩個小孩，還有住在教會後面的阿吉、真真，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麻吉，

他們都像我的親兄弟姐妹。」

李小華突然想起，他答應阿公，四點半左右要到果園，將一些農具搬回家。他看一看手錶，現在已經四點三十五分了，李小華匆匆地和王大同、真真、阿吉說再見，往果園的方向飛奔而去。

還沒到達柚子園，小華就大聲喊：「阿公～阿公！我來了。」小華沒有聽到阿公的回應，卻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吵架的聲音。愈接近柚子園，吵架聲愈清楚，阿華看到柚子園某一角落的樹枝劇烈搖晃，原來，有人正扭打成一塊。李小華仔細一看，阿公正在和一個高他一個頭的壯漢拉扯。

壯漢舉起拿著細棍的手，狠狠的往阿公的頭揮過去，就在棍子離阿公的頭只差一公分時，小華奮力撲向壯漢，壯漢的手彈開，往後退了幾步。阿公伸手去抓壯漢的棍子，想要抽掉棍子。

忽然，阿公大叫一聲，雙手摀住眼睛，跌在地上。小華看到一條一條紅色的血液，從阿公的手指縫流出來，這時，小華顧不得壯漢，跪在阿公身邊大叫：「阿公！阿公！怎麼了！怎麼了！怎麼會這樣！」

壯漢看見自己的細棍，竟然插入老人的眼睛，也呆住了，想說這下鬧出人命，嚇得一溜煙跑走。

經過這場意外，阿公的右眼永遠失明了。

阿嬤很心疼阿公的傷，每次想到阿公一股傻勁，為了保護柚子，竟然拿命和偷柚賊拚，就忍不住要唸阿公：「你啊，這把年紀了，幹嘛跟人家拼命。」

阿公到現在還是怒氣難消：「可惡的賊仔，好手好腳，不努力做事情，來偷我的柚子。真可惡！」

阿嬤：「安全第一，好好一個眼睛弄到瞎，不值得啦。下次再遇到賊仔，你就讓他拿啦。」

阿公：「呸呸呸！還『下次』。我現在就要去柚子園！」

因為醫生的吩咐，阿公已經在床上躺了三天。阿公一天不去柚子園，就全身不對勁，這次竟然三天沒去和親愛的柚子說話，他再也無法忍受繼續躺在床上的日子了。阿公起身下床，穿上褲子，不論小華怎麼阻止，硬是要去柚子園巡一巡。

阿嬤氣呼呼地轉身出去，再進來房間時，手上多了一捆又粗又長的麻繩。

瘦小的阿嬤，今天力氣出奇的大，不但把阿公架回床上，還將阿公按平在床上，然後，阿嬤把繩子一頭拋給小華，命令小華：「來，給你阿公綁在床上！看他還要不要黑白來！」

阿公第一次看到阿嬤這麼生氣，他知道，阿嬤是擔心他的傷口會惡化。想到家人這幾天不眠不休的照顧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無理取鬧了。

阿公繼續乖乖地躺在床上，身體雖然在休息，但心裡一點也不平靜，煩啊，煩啊……想到他的兒子，也就是小華的爸爸，在阿華三歲時過世，小華的媽媽也離開小華。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把小華帶在身邊照顧。每天早上五點，天色開始微微發亮時，就起床到柚子園，整理、施肥、澆水、除蟲、跟柚子聊天……一整天辛苦的穿梭於柚子園，直到日落。最期待的，就是每年中秋節前後的大收成，這一年一次的採收，是全家人整年收入的主要來源。萬一柚子沒照顧好，就沒有錢；沒有錢，小華開學就沒有錢繳註冊費。

「唉～」阿公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我真想到柚子園看守柚子，可是，我又得躺在家裡休息，這……該怎麼辦才好……啊……對了！就這麼辦！」

阿公似乎想到什麼解決方法，興奮地把小華叫進房間，比手畫腳的指示一番。

阿公想出什麼妙招，可以同時看守柚子園，又可以躺在床上休息？

謎底揭曉！阿公把自己的床搬到車子上，把車開到柚子園放著。這樣一來，既可以躺著休息，又可以照顧柚子了！

阿公用這個方式，已經在柚子園睡了兩個禮拜。

這一天，阿嬤和小華帶著熱騰騰白米飯、滷雞腿、滷蛋、炒高麗菜，來柚子園和阿公一起吃午餐。在柚子園一角，小華發現王大同的身影，又是一張臭臉坐在柚子園旁。小華邀請王大同一起過來吃午餐，他關心的問大同：「怎麼啦，又和爸爸媽媽吵架了？」

王大同：「就是，爸爸媽媽說的話，我覺得真是沒道理，為什麼我要聽他們的。」

李小華：「他們說了什麼啊？」

王大同：「他們講的內容，我已經背得比唐詩三百首還熟了，『每天都這麼晚睡覺，難怪早上起不來！』、『棉被也不摺一摺，穿過的衣服怎麼亂丟！』、『吼～書桌亂成這樣又不整理，書怎麼能讀得好？』、『又在玩電腦遊戲，你啊～讀書有玩電腦這樣專心就好了。』」

阿嬤聽王大同抱怨，忍不住插進一句話：「你父母是關心你，才會跟你說這麼多。」

王大同對小華說：「你看，大人都愛這麼說。」

李小華：「我有時候覺得，聽大人在耳邊唸東唸西，反而有一種安心的感覺呢。」

王大同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很驚訝：「什麼？安心？」

李小華：「對啊，他們的提醒、叮嚀，讓我有被人保護，被人照顧、被人愛的感覺。」

阿公吃完午餐，心滿意足地躺在床上，吩咐小華：「今年柚子收成後，記得送一些給阿成兄、阿火兄、張弟兄、劉弟兄、阿月姊、阿娥姊、阿香姊、蕭姊妹、黃姊妹……。」王大同聽到阿公說了這麼一堆兄弟姐妹，忍不住對著小華說：「這麼多兄，這麼多姊，你阿公兄弟姐妹這麼多喔？你阿祖真是太會生了！」

李小華哈哈大笑，回答說：「不是啦，我阿公是在講教會的人，我們說教會是上帝的家，每一位相信上帝的人，都成為『上帝家裡的人』，所以彼此稱呼為『兄弟姐妹』。」

王大同：「原來如此……上帝家裡的人……」

李小華：「上帝吩咐我們這些家裡的人要相親相愛，所以，教會裡的兄弟姐妹常常會替別人的需要禱告，互相關心，互相幫忙。」

王大同：「好幸福的一家人啊～」

李小華：「上帝的家歡迎你來！這個禮拜日一起來少年主日學，怎麼樣？你也可以邀請你爸爸媽媽來教會參加禮拜。」

這時，鈴～鈴～，王大同的手機鈴聲響起，原來是王大同的媽媽打來，問王大同什麼時候要回家。王大同聽到媽媽的聲音，迫不急待地說：「媽媽，我馬上就回去。我和李小華在一起，他邀請我們星期天去教會參加那個，那個……啊，就是家庭活動啦……對對對，回去再跟你說。Bye Bye。」

上帝的家，歡迎你來！

第七課故事文

一條腿幫助沒有腿的

盧俊義

這是幾年前發生在台南縣一所國民小學的真實故事。

裕熙是一個右腳患有小兒麻痺症的小孩。他的父親為了要讓他自立起來，從小就教他學會騎腳踏車。他也清楚知道不能因為自己有一腳不便，要讓家人每天幫助他出出入入，總要讓自己長大站立起來才可以。因此，他很認真地學習，也很快就學會騎腳踏車，就這樣，從國小一年級開始，自己每天騎車上學去。

有一天放學時，他到車棚找不到自己的腳踏車，非常難過，打電話給他爸爸。他爸爸趕緊到學校瞭解狀況，當時非常生氣，因為放在學校車棚的腳踏車竟然會被偷走，而裕熙若沒有腳踏車，就必須走一段很長的路才能回到家，這對腳有殘障的孩子來說，是件很痛苦的事。父親瞭解狀況後，就親自去找校長，讓校長知道這件事，校長也為這件事感到非常抱歉。父親一再安慰裕熙，說馬上要去買部新的給他，也一面罵著小偷怎麼可以這麼沒有良心。其實，小偷若有良心就不會當小偷了。

當父親騎上摩托車，準備要載裕熙回家的時候，裕熙卻說什麼也不肯上車，父親感到很奇怪，只見裕熙一直不肯說出是什麼原因，後來父親再次跟他說要載他去買一輛新的腳踏車，這時裕熙才緩緩地跟父親說：「爸爸，你先載我同學良吉仔回去之後，再來載我。」父親不解地問：「為什麼？良吉仔可以自己回去啊，或是請他的家人來載他啊。」裕熙這時才跟父親說：「不是啦，良吉仔的腳也跟我一樣，不能走太遠的路。他比我還更需要幫忙，因為他的雙腳都不能挺直地走。我都是每天騎車去他家載他來學校，然後又載他回去。今天車子掉了，我就不能載他回去了，麻煩爸爸先載他回去，我在這裡等。然後您才再回來載我。」

聽到裕熙這樣說，當父親的非常感動，從來沒有聽裕熙說過這件事。於是趕緊跑到裕熙所說的教室去找良吉仔，那是一棟三樓的教室，每次都是裕熙去該大樓叫他，他聽到時才下樓。果然，良吉仔還在教室等候著裕熙叫他，班上的同學幾乎都已經回家去了，剩下幾個還在教室等家人來接的。裕熙的父親直奔三樓教室，找到良吉仔時，看到他雙腳都已經因為麻痺而萎縮的很嚴重，穿著鐵鞋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需要很用力。心想：學校明明知道有這樣的學生，為什麼還將這班的教室分配到三樓去？真是有夠「夭壽」的。裕熙的父親看不下去，就彎下腰來要背良吉仔下樓。沒想到良吉仔跟裕熙的父親說：「阿伯，不用啦，我可以自己下樓，沒有問題。」裕熙的爸爸說：「這要下三樓，很累的。不可以，

讓我來背你。」良吉仔說：「不會啦，我已經自己爬上、爬下一年多了。沒有什麼問題的。只是慢了些而已。阿伯，你可以先下去。沒關係。」

裕熙的爸爸知道自己的兒子只有一腿殘障，而良吉仔卻是雙腳都殘障。而自己一腳殘障的孩子卻還知道要幫助雙腳都殘障的同學，使得自己當父親的受到甚大之感動，流著眼淚，一面鼓勵良吉仔要勇敢，也一面感到相當安慰和驕傲，知道自己的孩子雖然身體有殘缺，但心卻是很圓滿、慈悲。

養育孩子的方法很多，有的人給孩子物質生活很豐富，但卻沒有給孩子有圓滿的心靈生活；有的人給孩子學習很多新的科技知識，和升學常識，但卻甚少教導孩子對苦難者多一份慈悲憐憫的心。結果是豐富的物質生活往往使孩子學會了浪費、奢侈，但卻體會不出貧困人家生活的疾苦和需要。雖然是給了孩子學到許多新的科技知識和生活技能的常識，但往往因為欠缺心靈生活的培養，對於疼愛人、憐憫人的心，也隨著年歲的增添而相對的貧乏、枯萎，導致年歲越大，對苦難生命的景象則是越來越冷漠，倒頭來連對養育他的父母、照顧過他的親友，自然就甚少感恩和憐恤的心。

給孩子有足夠敬虔的心靈，遠比給孩子豐富的物質生活更重要；讓孩子從小有機會接觸心靈功課，遠勝過學習多樣的才藝。而豐富的心靈需要用更多的時間來培養，才能使之在生命中孕育成長起來。

（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2004年9月5日第15頁，此文同時轉載在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出版「宏觀週報」2004年9月15日第7頁）

第八課故事文

關廠工人的故事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簡史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歷程，主要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1996年前後，台灣陸續發生多起紡織廠和製衣廠惡性倒閉事件，導致員工因退休金與資遣費問題求助無門，後來數家關廠失業勞工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簡稱「全關連」，陸續進行了一系列抗爭活動，包括1996年12月20日由曾茂興帶領聯福製衣工人在桃園臥軌的事件。後來催生了「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等相關措施，另外，這幾起事件間接促成《勞工退休金條例》（即「勞退新制」）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立法。之後，各自救會繼續分頭抗爭，但幾乎都未能從原雇主手上拿回積欠的款項。

第二個時期是在2012年，勞委會由於當年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追訴期將近，因此發函要求未還款的關廠工人還款，並編列預算打算提起民事訴訟，但關廠工人認為這與當初勞委會承諾時的代位求償精神不符，因而引發了另一波抗爭，包括2013年2月5日在台北車站臥軌的事件。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簡史

時 間	勞委會主委	大 事 記 要
1996-1998年	謝深山 許介圭 詹火生	全台各地陸續出現工廠惡性倒閉事件：福昌紡織（桃園龜山）、耀元電子（桃園大園）、興利紙業（苗栗竹南）、東菱電子（台北樹林）、聯福製衣（桃園八德）、太中工業（台北新莊）、東洋紡織（台南新市）、路明電子（台南仁德）等工廠相繼惡性關廠，眾資方不約而同皆未依法按時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積欠工人大筆退休金與資遣費，導致眾多工人中老年失業、生活頓失所依。
1996年	謝深山	福昌紡織電子爆發關廠抗爭。
1996年10月28-29日	謝深山	福昌資方開出的支付積欠工資及資遣費的商業本票跳票，工會於是動員會員於1996年10月28日從桃園到台北總公司向老闆要錢。 福昌200多名員工分成6組，輪班至桃園工廠守夜及到台北總公司與董事長及總經理談判。因工人不讓雇主在未達協議前離去，因此福昌的新、舊雇主在總公司辦公室裡坐了3天，工人與雇主談判共達50—60小時。工人圍困雇主的舉動震驚社會，

當時報紙斗大標題：「員工催討資遣費·福昌老闆遭強留」、「員工看守老闆五十多小時·僵持不下」、「福昌員工圍困董事長與總經理」、「形同軟禁」、「留人，可以效法嗎？」更有學者祭出六法全書，討論妨害人身自由，女工自觸法網。

1996年2月29日	謝深山	東菱電子宣布歇業，關廠時共積欠員工六個月薪資。由於東菱電子從未依勞基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剩下的580名員工將無法領到任何退休金與資遣費。
1996年9月15日	謝深山	聯福製衣宣布關廠，公司積欠400多名員工薪水、資遣費及退休金近2億元。
1996年11月	謝深山	位於台南新市的東洋針織爆發勞資爭議。
1996年12月20日	謝深山	聯福資方承諾跳票，但董事長李明雄早已出國並脫產。聯福員工認為，政府願花近百億元解決中歷農會擠兌事件，卻不願花區區幾億元解決勞工困難。1996年12月20日下午2時，憤怒的聯福員工在桃園八德路平交道臥軌攔住南下列車，造成鐵路交通中斷一個多小時。桃園縣警局下令強制驅離並逮捕86人。
1996年12月27日	謝深山	東菱電子員工與福昌紡織、聯福製衣、東洋針織等數家關廠失業勞工自救會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關連）夜宿勞委會，抗議國家法令無法保障勞工權益，並要求限期解決惡性關廠問題。
1997年2月4日	謝深山	桃園地檢署起訴85位參與1996年12月20日臥軌抗爭的聯福勞工及工會幹部，其中76位是女工。
1997年5月15日	許介圭	勞委會新任主委許介圭就任，東菱電子自救會在勞委會前舉行「政府絕情·工人絕食」行動，展開絕食抗議。絕食28小時後，許介圭出面安撫，承諾於一個月內召開跨部會重大勞資爭議協調會報尋求解決方案。
1997年5月20日	許介圭	勞委會召開第19次重大勞資爭議協處小組會議，研擬協助解決東菱電子、聯福製衣等工廠勞資爭議之方案。會中考慮動用就業安定基金承辦勞工創業貸款。
1997年5月26日	許介圭	勞委會確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就業貸款實施要點》版本。依據要點，未來因關廠歇業而失業的勞工，若雇主未依法給予資遣費、退休金，都可以申請貸款，貸款額度以雇主積欠的資遣費和退休金為限，勞工必須提供擔保人、擔保品及創業計畫書。由於這項貸款主要是協助勞工度過失業難關，因此第一年完全免息，第二年起計息3.5釐，勞工可從第二年起分五年、60期攤還。若雇主尚有資產，這項貸款可由雇主提供擔保、列出欠費清冊，由雇主出面申請貸款付給勞工資遣費、退休金，並負債償之責。 勞委會並決定編列3億7,820萬元的就業安定基金做為福昌紡織電子、聯福製衣、東洋針織、東菱電子、路明電子、利昌鋼鐵廠等六大爭議案的貸款預算。

1997年6 - 8月	許介圭	福昌紡織和東洋針織答應提供不動產擔保以申請貸款；東菱電子承諾於8月4日前尋找可供勞委會抵押貸款的保證人或財產，以進行申貸；聯福製衣資方不願出面提供擔保品。
1997年9月26日	許介圭	東菱電子自救會失業勞工赴勞委會陳情，要求政府拿出公權力強制公司負責人詹俊森出面提供擔保，代勞工提出5,400萬元就業貸款申請。 勞委會表示，將考慮放寬就業貸款辦法中的申請資格，讓工會也可以出面借貸。
1997年12月	許介圭	《勞工退休金條例》（俗稱「勞退新制」）草案送行政院審議。
1997年12月31日	許介圭	立委王拓國會辦公室舉辦「勞工政策大辯論」公聽會，邀請勞工團體及勞委會官員參與。勞委會官員表示「代位求償」（政府代付關廠資方積欠勞工的錢，取得債權，再打官司向資方求償）目前沒有法源依據，勞委會無法辦理。許介圭最後表示「同意研究」，將委託學者研究「代位求償」制度可行性，並於1998年7月底前完成評估，做為是否要立法建立「代位求償」制度的依據。 公聽會上同時討論了勞退新制的雇主提撥率太低、應加重勞退舊制雇主未提撥之罰則等問題。
1998年3月23日	詹火生	勞委會召開「代位求償研討會」，研討代位求償制度可行性，與會人士一致反對，認為此制度將成為雇主惡性關廠的藉口。
1998年5月	詹火生	耀元電子因經營不善突然宣布倒閉，資方潛逃中國，積欠員工7,500多萬薪資及資遣費。
1998年7月1日	詹火生	耀元電子自救會癱瘓台北車站周邊交通，考生趕赴大學聯考受阻。勞委會緊急邀集耀元電子勞資雙方，從晚間9時到2日凌晨1時挑燈夜戰，徹夜協調勞資爭議。
1998年10月9日	詹火生	聯福、耀元、擎揚等500多名關廠失業員工，包圍監察院及行政院抗爭。
1998年11月13日	詹火生	聯福、耀元、擎揚、華億四家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上午前往行政院長蕭萬長安和路住處請願，要求解決資遣費與退休金問題。 勞委會表示，只要關廠歇業雇主願提供足額擔保，勞委會同意將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就業貸款利息由雇主概括承受，以代位求償方式清償雇主債務。
2000年5月20日	陳菊	時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表示，因為必須沖銷此筆貸款，否則當年經手貸款的公務員會被認為是瀆職和圖利他人，因此她不得不自千人中挑出十個生活相對好過的勞工來催討。
2004年7月	陳菊	陳菊向聯福製衣自救會員工承諾不會追討貸款。
2004年7月9日	陳菊	東菱電子自救會至板橋忠孝路華南銀行陳情抗議。自救會強調詹俊森積欠員工工資和資遣費，理應償還貸款，勞委會卻縱容他逍遙法外，華南銀行竟然還本末倒置向失業勞工追討本金、

延遲利息和違約金。

2005年9月 - 2007年5月	李應元	李應元擔任勞委會主委時並未積極處理追討貸款乙事。
2007年5月 - 2008年5月20日	盧天麟	2007年底，盧天麟參加臥軌抗爭的工運領袖曾茂興公祭，當年臥軌抗爭的女工跪在盧面前，要求勞委會不要向勞工追討欠款。盧天麟並未免除勞工債務，僅要求勞委會發出的信件，字句要委婉、不刺激，只要告知工人有欠勞委會錢就好，那些「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的話全部拿掉。
2008年5月20日 - 2012年10月2日	王如玄	2010年，監察院對勞委會提出糾正，認為當年自就業安定基金撥用借貸的這筆款項，「回收率不足」。
2011年	王如玄	勞委會出版《工運春秋：工會法制80年》，書中記載當年「政府以代償方式，先拿出10億元代墊，再由政府向資方求償。」
2012年6月	王如玄	申貸工人陸續收到法院的支付命令，若不償還本金、利息加罰款，將遭強制執行。
2012年7月4日	王如玄	當年關廠失業的工人，下午陸續集結勞委會前開始埋鍋造飯，並邀請主委王如玄「共進晚餐」，協商解決的方案。
2012年8月6日	王如玄	全關連上午齊聚桃園八德市，重返1996年鐵路臥軌事件地點，抗議勞委會催討「關廠失業勞工就業促進貸款」。
2012年8月10日	王如玄	全關連占領台北車站台鐵第四月台並揚言臥軌。王如玄派勞委會副主委郭芳煜到場與工人協商，但僅承諾暫停訴訟4個月，並未答應撤告。
2012年9月10日	王如玄	全關連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舉辦「910聯合普渡大劈棺」行動，因焚燒紙錢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
2012年12月30日	潘世偉	全關連包圍總統官邸抗議並丟狗屎。勞委會暫停訴訟4個月。
2012年2月5日	潘世偉	勞委會召開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討論關廠工人貸款案未還款戶的解決方案。會後，勞委會公布《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給予3、6、9成不等的紓困補助。關廠工人認為這並非他們所要的「代位求償」，約100名工人在晚間八時跳下台北車站第三月台臥軌長達半小時，讓南下北上列車全面停駛。
2012年3月22日	潘世偉	勞委會放棄2月初提出的三六九補貼方案（369方案），再提「579方案」：利息及違約金百分之百補貼，本金部分將視財務分三級補貼，部分經濟弱勢工人應可全數免還。但關廠工人代表仍強調不接受折扣式的代償。
2013年4月17日	潘世偉	勞委會第三度提高《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中的補貼比率，從「579」提高為「7成、8成、9成三等級、最高補貼9成」（俗稱「789方案」），此一新方案於次日（即4月18日）公布生效。 勞委會分別在新北市和桃園縣舉辦《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說明會，與會的多是16年前遭惡性倒閉的聯

福製衣老員工或第二代，勞工不滿補貼方案，憤而離席。		
2013年4月28日 - 5月6日	潘世偉	全關連4月28日起在勞委會門前發起絕食，主要訴求為修改勞基法28條，將退休金和資遣費納入工資墊償基金墊償範圍內（目前僅墊償六個月內欠薪）。潘世偉在關廠工人發動絕食行動之際避不見面，同時間委由各地就業服務站派員到548戶關廠工人家中登門拜訪，用司法訴訟威脅工人並要求申請新的「789（補貼）方案」。絕食行動一共持續了193小時。
2013年6月18日	潘世偉	監察院通過監委趙榮耀提案，糾正勞委會。監察院認為，勞委會長期怠忽處理近半數貸款戶積欠貸款本息問題，造成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性質爭議，致使事件擴大，引發社會動盪。
2013年6月28日	潘世偉	勞委會修正關廠歇業工人紓困補貼方案，將原名稱《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紓困補貼實施要點》更名為《關廠歇業勞工貸款補貼實施要點》，刪除原要點中所有「經濟困難」字眼，換言之，欠款勞工不管有無經濟難題，都能拿到貸款補貼。（見2013年6月28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規字第 1020501623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4點條文及第 8 點條文之附表）
2013年7月11日	潘世偉	勞委會修正關廠歇業工人紓困補貼方案，取消經濟困難條件，引發已還款勞工不滿，向行政院提訴願。
2013年7月17日	潘世偉	全關連在台北車站大廳，上演「馬政府討債瘋車撞工人」行動劇，之後前往馬英九競選國民黨主席總部，要求馬英九承諾《勞動基準法》第28條（墊償基金擴大範圍包括資遣費與退休金）以及《就業服務法》第24條（特殊情況如關廠工人案可免其債務）修法，並應立即撤銷對工人告訴，但都未能獲得具體成果。
2013年8月23日	潘世偉	訴訟案出現轉機，桃園地院簡易庭法官溫宗玲，接受了全關連義務律師團的觀點，認定關廠工人案不屬於私法案件（民事訴訟），而是公法案件（行政訴訟），裁定將手中的12個案件，移轉由行政訴訟庭審理。同年9月14日，桃園地院法官林涵雯、溫宗玲再度裁定69件訴訟移轉由行政訴訟庭審理。
2013年9月	潘世偉	全關連計畫在9月29日中國國民黨第19次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當天包圍會場國父紀念館，但由於發生了九月政爭，國民黨宣布全代會延期，全關連遂與社運團體組成「929社運連線」，並展開募鞋行動。11月10日全代會當天前往台中港區綜合體育館的會場丟鞋抗議。
2013年10月18日	潘世偉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通過決議，將先前解凍的勞委會預算其中1/5解凍，條件是勞委會主動告知法院，希望將案件移轉至行政訴訟，但此條件不為勞委會所接受。經協調後，改為勞委會主動告知法院，立法院所做出的主決議。

2013年12月24日	潘世偉	全關連在新北地方法院發起報怨音活動，呼籲新北法官能將案件移轉至行政訴訟。原因為自2013年8月第一起案件移轉行政訴訟以來，至11月底為止，桃園、苗栗、台中地區的法院，已裁定移轉案件共計159件，占申請總數70%，但新北地區的46件，卻有27件聲請移轉遭駁、19件尚待裁定，至今仍未出現聲請成功的案例。
2014年2月17日	潘世偉	「勞委會」改制升格為「勞動部」。
2014年3月	潘世偉	桃園地院行政訴訟庭法官錢建榮，以勞委會（今勞動部）可能敗訴，若撤訴恐「有礙公益維護」，裁定不准勞動部撤回由他審理的兩起已移轉至行政訴訟之案件。
2014年3月7日	潘世偉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五起移轉行政訴訟的個案，宣判關廠工人勝訴，並認定勞委會（今勞動部）所主張當年民事上的「借款」，屬於「基於國家責任」的補償，而無論這筆補償的性質是否需要償還，都已經因為超過公法契約五年時效而消滅，這五起個案的關廠工人無須還款。宣判之後，全關連再度要求勞動部立即對所有關廠工人撤告。3月10日，勞動部宣布主動撤回目前尚在訴訟中的案件，而對於2012年勞委會（今勞動部）追討債務後償還的勞工，也將返還其償還金額，但沒有對當年這筆錢是津貼或貸款性質進一步說明。到勞動部主動撤告為止，當年申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者，共計1,105名，2004年前依約還款者為480名。2012年勞委會對剩下來未還款的625名工人追討債務後，又有77名工人還款，而承認債務、接受勞委會和解方案的工人則有215名。其餘的548名未還款也未接受和解方案的工人，則付諸法律訴訟。勞動部勞資關係司司長王厚偉表示，對於2012年後勞委會追債後主動償還的工人，將返還金額，估計金額最多不超過5,000萬元；對於2004年前還款的480工人，勞動部則不會返還金額。
2014年3月11日	潘世偉	全關連針對「勞動部全面撤告」發出聲明稿，並表示行動不會因為勞動部的全面撤告而終止，仍會持續推動勞基法第28條修法，關注老人議題。
2014年3月14日	潘世偉	行政院長江宜樺在立法院首度明確表示，對於2012年以前當時已依約還錢者，基本上也會採取同樣的原則進行退款。
2014年3月17日	潘世偉	全關連前往行政院抗議，再度要求政府修改勞基法第28條，將勞工資遣費、退休金納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範圍，讓遭惡性關廠的勞工可以獲得保障。

第九課故事文

雨水——上帝賞賜的禮物

這天下午，○○國小的小朋友在上地理課，老師拿出一張充滿藍色線條的台灣地圖。

老師：「各位小朋友，我們今天要上台灣的水文。」

琪琪：「老師，什麼是水文？」

老師：「好的，水文簡單的講就是小水珠的旅行喔，小朋友，你們知道嗎？我們的地球，雖然有四分之三以上是被水覆蓋的，但是我們平常能用的水不到這些水的百分之一喔！」

小朋友們：「啥～那麼少喔！」

老師：「對呀！所以水真的很珍貴喔！大家千萬不要浪費水！一定要好好的愛惜水資源，盡量用沖澡代替泡澡，洗好手記得關水龍頭喔！」

亮亮：「可是老師！我們沒有缺水吧！上次颱風來的時候我們家還淹水耶！怎麼可能缺水？」

老師：「來，亮亮，老師告訴你，其實台灣真的很缺水耶！因為我們的山地主要分布在島嶼中央偏東的位置，大部分的河川都由東向西注入台灣海峽，可是我們的島嶼東西寬真的很狹窄，河流也就很短，水一下子就流到海裡了。而且，因為台灣是屬於季風氣候區，降雨的季節分布很不平均，夏天遇到颱風就下好多雨，水庫都裝不下，可是到了冬天雨量又變少了，南部的河流常常乾涸，一沒有水，我們的農作物就沒有辦法種植、大家也要輪流限水，限水的時候家裡不但不能洗澡，上廁所還不能沖水！你們說可不可怕！所以，我們是不是該好好珍惜我們的水資源？」

下課鐘聲響起，小朋友們背著書包回家去了，樂樂也是。一回到家便聽見阿嬤喊叫：「樂樂回來啦？記得先洗手喔！等一下準備吃飯了！」

「好！」樂樂快速跑到廁所去，用力轉開水龍頭，卻把自己噴得滿身都是水，阿公一聽到也跑來一探究竟。「樂樂啊！把水關小一點！」阿公一喊，樂樂也乖乖的照做了，然後拿起肥皂搓了搓手，阿公就說：「樂樂啊！抹肥皂的時候要把水關掉啊，你這樣子很浪費水耶！來！阿公來教你正確的洗手方式！」於是阿公就照著「濕、搓、沖、捧、擦」的順序教導樂樂正確的洗手方式，「哇！好棒喔！這樣不但把手洗得好乾淨又沒有浪費很多水，謝謝阿公！」樂樂歡呼道，阿公摸摸樂樂的頭帶他到餐廳吃飯。

「來吃飯囉！」阿嬤喊道，祖孫三人已經好好的坐在餐桌前準備謝飯禱告，並大快朵頤，「阿公阿嬤！我跟你們說喔！今天在學校，老師教我們有關水文的知識耶！而且還叫我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水資源。」阿公聽了哈哈大笑：「樂樂！阿公告訴你！水資源真的是很重要耶！如果所有的小朋友都像你剛剛那樣洗手，那會浪費很多很多的水耶！所以一定要記得阿公剛剛教你的喔！」

「嗯！我一定不會忘記的！」樂樂答道。

阿公接著說：「當年阿公在澎湖當兵的時候，水真的很少很少耶！因為澎湖四周都是海水，如果要把海水變成可以喝的水要花好多的錢，所以水真的很珍貴，如果颱風一來，一開始限水就要限兩個禮拜的時間喔！在這段期間內，我們早上起來刷牙、洗臉必須用一杯水解決呢！」

樂樂：「啥？一杯水？阿公！那怎麼洗得乾淨？我早上都要用一整杯水刷牙再用很多水洗臉耶！」

「還不只這樣！上廁所也不能沖水喔！」阿公接著說道。

樂樂：「不能沖水！！那不就臭斃了！！好噁心喔！」樂樂摀住自己的臉完全無法相信阿公說的話。

阿公：「對啊！但這也沒辦法因為沒有水呀！而且，樂樂我告訴你，當水來了的時候，我們還不能拿來用喔！還要先拿來洗樹耶！」

樂樂：「為什麼？」

阿公：「因為在颱風時，樹可能會被海水侵蝕，需要淡水的稀釋，只有照顧好樹我們才有辦法做好水土保持呀！」

樂樂：「哇！原來如此！阿公你當兵的時候真的很辛苦耶！」

阿公：「對阿！你看！你真的很幸福耶！幸好你出生在台灣這個寶島，有上帝賜下的甘霖，總是足夠你用，可是還是要好好的珍惜水資源喔！」

樂樂：「那我們要怎麼做才不浪費水資源呢？」

阿公：「首先，我們每次用完水都要把水龍頭關緊，不浪費一點一滴的水。」

阿嬤：「沒有錯喔！我們要把洗米、煮麵的水拿來洗碗筷，這樣不但可以省水還可以減少洗碗精的污染喔！阿嬤都是這樣做的！」

樂樂：「哇！原來這樣就可以省水啊！還有嗎？」

阿公：「當然還有，上廁所的時候不要把衛生紙丟到馬桶裡，要丟在垃圾桶裡，這樣也可以省水喔！」

阿嬤：「另外我們也可以在屋頂上裝置雨水儲蓄的設備，收集雨水來做澆花、洗車及

沖馬桶等的替代水源。」

阿公：「當然，對於像樂樂你這樣的小朋友來說，最重要的省水方式，就是要使用正確的洗手步驟：開小水沾濕手→關閉水龍頭→塗抹肥皂→雙手搓揉→開小水沖洗→關閉水龍頭，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些，你就是最棒的省水小達人囉！」

樂樂：「好！我要當省水小達人！守護上帝賜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這天，樂樂真的學到好多關於水的知識，他默默的答應上帝一定要做個愛惜水資源的好孩子，也要將這樣的好想法告訴不知道同學們。

第十課故事文

分享，就是愛

話說1999年9月21日的凌晨一點多，在台灣這座寶島上，當大家睡得正香甜時，突然一陣天搖地動，原來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地震的中心點就在南投縣集集鎮。因為地震很大，震垮了許多房子，有許多人無家可歸，既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甚至還有人受了傷，或是失去寶貴的生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地震發生後，便很快成立救援體系，全力投入救災工作。而今天所要說的故事，就發生在南投縣的集集鎮。飽受地震無情摧殘的居民們，身心嚴重受創。鎮上集集教會的莊傳道，看見居民們的苦難，不僅免費提供餅乾等乾糧和礦泉水，也不時前去探訪災民，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勵，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視他們如家人一般。

後來，更有嘉義中會的義工們，每天不辭辛勞地從嘉義將先行洗好、處理好的米和各項食材運來集集鎮，然後在當地烹調成可口的佳餚，分送給受災的居民們享用。因為他們知道上帝教導人們要彼此相愛。這是他們有能力做到的事，而且也很樂意與大家一同分享上帝所賞賜的糧食。

就這樣，集集教會的莊傳道與嘉義中會的義工們，秉持著上帝的愛，陪伴集集鎮的居民們一起度過這段艱辛的時刻。後來，莊傳道還開辦了野外主日學，替忙著整理家園的爸爸媽媽們照顧小朋友，說聖經故事給他們聽。神學院的學生們在得知這項事工後，也紛紛組隊前來協助。靠著大家的分享，集集鎮的居民們最後終於成功重建了自己的家園。

十年過後，在2009年8月8日，也就是爸爸節那一天，來了一陣狂風暴雨，原來是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驚人雨量，造成中南部地區嚴重淹水，還有可怕的土石流。土石流不止沖毀了鐵軌，也沖斷了公路橋樑。住在阿里山上的鄒族族人，也因此被困在山上。整個部落斷水又斷電，眼看著存糧也要吃完了，族人們無不憂心忡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得知住在阿里山上的鄒族族人的困境後，決定組成一支救難隊，為他們送去所需的物資。於是，在牧師的號召與帶領之下，一群曾經有過土石流慘痛經驗的泰雅族勇士們，將心比心，願意與受難的鄒族族人分享上帝的愛，踴躍參與了這項救援任務。

這群泰雅族勇士們，秉持著聖經的教導——「我們同是基督的肢體」，各個背起很重很重的物資和發電機，靠著他們強而有力的雙腳，不畏艱難地一步一步走上山，順利完成救援的任務，讓阿里山的鄒族族人有食物可吃，有電可用，平安度過了這次的風災危機。

小朋友，你們知道嗎？我們每個人都有上帝滿滿的恩典。不過，這些恩典並不是只有我們自己獨享，而是要懂得與他人分享。因為分享就是愛。上帝如此愛我們，我們也要將這份愛分送出去，與更多人一起分享。